

# 習近平主政下的共軍軍事改革

劉宗翰 少校

提 要：

- 一、習近平「強軍夢」的實踐就是進行軍改，此次軍改可說是共軍軍史上首次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軍改固然有其國內、外因素，然就最實際面而言，中共深知如果只發展武器裝備，卻沒有相對應的現代化軍事指管架構，共軍仍將處於未完全轉型狀態。
- 二、中共聯合作戰進程最重大的改變，就是建立了戰區聯合作戰的型態與編成合成旅、營，而為了達成有效的聯合作戰目標，可以預判其他軍兵種的改組也將持續進行。
- 三、中共雖已完成部隊合成編制，也不斷強化與合成部隊有關的各項教育訓練，但中共軍改後的聯戰實際效能，尚有許多問題尚待克服，況且缺乏實戰經驗的驗證，使其聯合作戰效能仍難以獲得真正的評價。

關鍵詞：軍改、合成旅、合成營、戰區、聯合作戰

## 壹、前言

自1990年以來，共軍國防預算每年皆呈現大幅度的增加，增幅高達二位數字，充足資金也使共軍在重大科技領域獲得快速進展，從精確導引飛彈到先進水面艦與戰機，甚至推出國產首艘遼寧號航艦，而且中共的軍事準則與戰略也一直更新，並強調資訊化與「一體化聯合作戰」；然而，共軍的現代化一直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就是缺乏一個常設的聯合指管組織架構，因此共軍仍處於「未

完全」的軍事轉型狀態<sup>1</sup>。

不過這種情形在習近平擔任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後已開始產生變化，習近平推出「強軍夢」口號，希冀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更強調以「強軍夢」來實現「中國夢」，他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須具有強大的國防與軍隊，亦即強國必先強軍，維護國家利益須有強大的國防與軍隊<sup>2</sup>。因此，重視軍事的程度更勝以往的領導班子。他就任的第一個五年中，訪視不同單位和地區軍隊單位的次數頻率遠高於前任胡錦濤

註1：Michael S. Chase et al.,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5).

註2：〈習近平強軍思想論析〉，人民網，2018年8月1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8/0813/c40531-30226050.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4日。

；對軍隊掌控程度也遠高於前兩任，共黨在「十八大」以後即快速整肅軍中貪腐，拿下兩位剛卸任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在其後的軍內反貪腐裡，逮捕許多現役和退役的高階軍官，這在共黨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2017年在共軍建軍九十週年時，習近平首度於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沙場閱兵，以展現合成部隊的壯盛軍容<sup>3</sup>。

習近平主政下的共軍改革幅度堪稱前所未見，也是共軍史上首次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2015年底開始，中共宣布一系列的組織架構改革，主要是以15個直接隸屬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部門取代四大總部；在軍種層級，成立戰略支援部隊，使共軍在航空、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得局部優勢；另外為地面部隊成立陸軍總部，同時將二砲部隊升級為擁有完整兵力的獨立軍種—火箭軍；將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以實現全域作戰的聯合作為。

共軍軍改主要分為兩個階段，區分「脖子以上」（中央指揮體系）與「脖子以下」（軍隊編制）的改革，而軍改也產生數個重要問題尚待解答，是那些因素驅使習近平大刀闊斧進行軍改，是否因此強化共軍聯合作戰的效能；至於「脖子以下」的改革重點，合成旅、營編成是否有其成效，這些都是本文欲探討的重點問題。

## 貳、共軍軍事改革的內涵

中共軍隊軍事改革有其一貫脈絡、演進，相關因素概要分析如后：

### 一、作戰概念演變

共軍雖然是「以量剋質，以量取勝」的「人民戰爭」起家，但受到美軍在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中高科技武器的新戰法震撼，共軍作戰構想開始轉變，其認為未來戰爭將會是短暫與快節奏的周邊衝突，且並非在中國大陸領土上進行全面戰爭，遂於1993年提出「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軍事理論，開始重視高科技武器裝備，強調快速精準打擊、不對稱武器運用等「高科技條件下有限戰爭」的指導原則，隨之又演變為「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並以打衛星、打預警機、打航艦，以及防精準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監視的「新三打三防」為指導原則<sup>4</sup>。

在習近平主政下的軍事戰略是「信息化局部戰爭」<sup>5</sup>，因為資訊化戰爭的主要作戰形式為「一體化聯合作戰」，因為這種作戰形式的要求，軍改理所當然朝向聯合作戰發展。放眼世界，中共可以學習的對象就是美國，因此學習美國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也就成為必然之路。曾任共軍上將的劉亞洲在《精神》乙書中指出，「美軍在戰爭思想、作戰理論和戰術、技術等方面遠勝其他國家，可以擊敗世界聯軍，所以共軍軍事改革的

註3：丁樹範，〈習近平時代的「先軍政治」？習近平主政的政治軍事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9期，2017年9月，頁1-2。

註4：劉廣華，〈領導管理體制及聯合作戰體制改革之意涵〉，從軍改後探究習近平軍事戰略轉型目標(論壇)，《中共研究》，第52卷，第3期，2018年5月，頁101-102。

註5：馬佔魁，〈深刻理解把握習近平強軍思想的指導地位〉，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1107/c40531-29631202.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8日。

突破口，在於學習美軍的長處，從觀念上改變和保持軍隊優良傳統。」而且還提出「中國大陸不能與美國為敵，但共軍卻一定要以美軍為敵」的這種觀點<sup>6</sup>。

## 二、師法美國

眾所周知，共軍一向密切觀察美國聯合作戰的各項發展作為，此次軍改也被許多學者稱為「中共版高尼法案」，只不過中共是在美國「1986年高華德－尼可斯國防部重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簡稱高尼法案)通過約30年後，才在2015年底進行根本上的組織改革。相較於高尼法案是希望加強美國國防部的文人權威，共軍軍改反而是強化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共軍的權威領導，共軍並不像美國一樣追求軍隊政治中立，反而是「以黨領軍」、「黨指揮槍」，軍隊是共黨用來穩定政權的工具<sup>7</sup>。

共軍長期以來都是軍政、軍令一體，這是因為共軍過去習慣於打游擊戰，游擊戰要求的是統一指揮、快速行動，因此須要政令一體，而軍政、軍令分開是對正規軍的要求，那時候的共軍並不敢與敵人正面作戰，也就不需要這種體制；其後共軍開始仿效蘇聯進行軍隊正規化，而蘇聯模式就是政令合一，這也是共軍軍政、軍令長期未分開的原

因<sup>8</sup>。

美國聯合作戰體系中的一個特色就是軍政與軍令分離，軍政是「總統和國防部長－軍種部長(軍種參謀長)－軍種部隊」的指揮鏈；軍令則是「總統和國防部長(透過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聯合作戰司令部－作戰部隊」的指揮鏈<sup>9</sup>。共軍軍改也仿效政令分立制度，戰時軍令將由戰區聯合指揮中心執行，而軍委的命令可直接下到聯合指揮中心，改變過去層層請示，師請示軍、軍請示軍區等現狀<sup>10</sup>。

儘管共軍軍改將會逐步拋棄蘇聯式的指揮體系向美國模式轉型，但由於共軍屬於黨軍性質，不像美國是屬於國家軍隊，因此共軍將持續擁有列寧式的特質，像中央軍委會由政委們所組成，委員會的勢力可伸入軍團層級<sup>11</sup>。

## 三、重新確定「黨指揮槍」(文人領軍)

從共黨的權力運作機制而言，軍隊理應服從黨的領導，但問題在文人領導不熟悉軍事業務，導致資深將領把持權力、自成派系，甚至胡錦濤時期就傳出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將領將權力架空的情形，「軍委主席負責制」變成徐、郭兩人的「副主席負責制」，結果出現文人領導上令無法下達，或是出現陽奉陰違的形式主義<sup>12</sup>。而

註6：劉亞洲，《精神》(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8月)

註7：Shane A Smith等著，黃文啟譯，〈共軍軍事改革：高尼法案的逆向工程〉，《國防譯粹》，第46卷，第1期，2019年1月，頁60、64。

註8：〈喬良將軍：軍改永遠跟著國家需要走〉，《祖國雜誌》，2016年2月，頁18。

註9：謝游麟，〈析論中共軍改後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1期，2018年2月，頁44。

註10：〈軍改將借鑒美軍的軍政和軍令分開，監管司法重組〉，新唐人，2015年11月27日，<https://www.ntdtv.com/b5/2015/11/27/a1238327.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10日。

註11：Joel Wuthnow著，黃淑芬譯，〈中共軍事改革意涵〉，《國防譯粹》，第44卷，第4期，2017年4月，頁81。

註12：蔡明彥，〈中共推動軍事變革的特點及挑戰〉，從中共軍事變革解構共軍軍事戰略轉變及其影響(論壇)，《中共研究》，第50卷，第4期，2016年9月，頁120。

習近平軍改的重點，就是將以往實質領導的總參與總政，重新打散並成為直屬中央軍委會的直屬機構；另外透過軍政、軍令兩大系統分立，使得不論是負責軍政的軍(兵)種，或是負責執行作戰指揮的戰區，皆須接受中央軍委會的領導與指揮，如此一來，軍委會主席習近平將更能掌握部隊的軍權。

習近平的個人歷練，更形塑其強勢作風：第一，他出身於中共元老家庭，父親習仲勛是西北紅軍的創始人之一，這點已為習近平注入了戰場的血緣；第二，他在1979年清華大學畢業後就進入中央軍委，成為國防部長耿飆的祕書，在軍機中樞歷練多年，對共軍的運作機制了然於胸；第三，他深知共軍的落後，從1988年習近平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開始，就擔任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親自參加軍事訓練，一直到2007年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後，才停止在軍隊的兼職<sup>13</sup>。因此，在軍改初期軍方知情人稱：「習近平發了一句重話，誰反對這次軍隊改革，誰就是反對軍隊進步，誰就下臺！」<sup>14</sup>

#### 四、安全環境的變遷

周邊安全環境威脅與共軍角色定位，使得中共有進行軍改的迫切性。2015年《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就指出周邊環境威脅：「美國持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其在該地區的軍事駐留與軍事同盟體系；朝鮮半

島和東北亞地區情勢存在諸多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日本積極尋求擺脫戰後體制，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南海領土主權與東海海洋權益問題日益嚴重；臺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是兩岸和平發展最大的威脅……。」

<sup>15</sup>白皮書還指出共軍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中的多重角色：「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軍事威脅，有效維護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安全；堅決捍衛祖國統一；維護新型領域安全和利益；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戰略威懾，組織核反擊行動；參加地區和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加強反滲透、反分裂、反恐怖鬥爭，維護國家政治安全 and 社會穩定；擔負搶險救災、維護權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等任務。」這種安全環境現況，使中共不得不以強軍手段來捍衛自身國家利益<sup>16</sup>。

以中共觀點而言，其自身所涉及的安全威脅都包含美國因素在內，因此中共認為軍改有助於建立一支能追上美國實力，甚至與美軍匹敵的強大軍隊，而連年攀升的軍費就是緊迫美國的最佳證明；況且如果雙方軍力差距縮小，將可改變國際地位與其他國家對中共的態度<sup>17</sup>。不過軍改恐怕也會挑動周邊國家的敏感神經，「中共威脅論」將甚囂塵上，各國勢必會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至於說會形成一股軍備競賽則言過其實，因為就

註13：王淨文，〈習近平推軍改，老軍頭拚命抵制〉，《新紀元周刊》，第458期，2015年12月10日，<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58/15862.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12日。

註14：同註13。

註15：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的軍事戰略》，2015年5月，[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12日。

註16：同註15。

註17：〈英媒：中國軍改謀求軍力超美成世界第一〉，BBC中文網，2016年1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1/160104\\_press\\_china\\_military](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1/160104_press_china_military)，檢索日期：2019年1月15日。

軍備競賽的「決定性勝負關鍵」、「對抗性武器發展」及「結果性差別」等三項標準要素而言，尚且無法滿足其中任何一項<sup>18</sup>。

### 五、解決老舊武器裝備問題

中共國防大學副主任王曉輝指出，在軍改的裁軍過程中，可使武器裝備更新轉型，透過裁、減、併方式讓舊式武器儘快淘汰，將空餘出來的編制員額及省下來的國防經費空間，用於強化作戰部隊，並購置新型武器裝備<sup>19</sup>。就實際面而言，如果只發展武器裝備，卻沒有相對應的現代化軍事指管架構，則共軍仍將處於未完全的軍事轉型。

### 參、聯合作戰的發展進程與組織調整

共軍的「戰區」與「聯合」概念在1990年代即已出現，只不過當時戰區概念是一旦發生戰爭時所有的陸、海、空軍部隊將從不同軍區集結成軍，直接受某一軍區所成立總部的指揮與管制，接著便重新組成一個戰區，作戰指揮權的行使由戰區單一指揮官掌握。當時戰區概念中並不存在一個永久性組織，但該概念是基於七大軍區（分別代表七個地理區域），重點在打一場以陸地為主的戰爭，並無力顧及陸、海、空領域的聯合作戰<sup>20</sup>。

1999年中央軍委會頒布《聯合戰役綱要》，開始向「三軍合成、三軍聯指、三軍聯訓」邁出步伐<sup>21</sup>，當時共軍聯合的概念是意味著一致行動，而非真正的聯合（或是共軍當時所稱的整合），意即兩個或更多的軍種單位在戰術層級共同行動，而不是在作戰層級進行聯合。2004年中共提出「一體化聯合作戰」概念，接著整合至2009年的《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自此中共開始在國防白皮書內容強調聯合的概念；即便如此，跨軍種聯合仍是表象大於實質<sup>22</sup>。此外，「大陸軍主義」的心態也一直存在體制內。過去海、空軍的任務是支援地面部隊作戰，影響所及不僅壓抑海、空軍的戰力，更造成軍種間出現主從關係、蔑視及疏離，對聯戰觀念建立毫無助益<sup>23</sup>。

在胡錦濤時代也推動一些強化體制內聯戰能力的作為，雖然當時並未修改四大總部機制，但從新設的單位都不難看出旨在強化聯合作戰機制。共軍自2011年起就進行有限度的組織重組，尤其總參謀部原下轄的通信部改為情報部，讓過去軍種或軍區各行其是的情資蒐整能在統一指揮鏈下完成；新設立戰略企劃部，負責重大戰略問題研究、軍隊建設發展計畫及微觀軍隊戰略資源控管調整

註18：此一軍備競賽的論述，請參見楊仕樂，〈周邊國家對中共軍事改革之反應：區域新軍備競賽？〉，共軍裁軍30萬虛與實及臺灣戰略應對（論壇），《中共研究》，第51卷，第2期，2017年3月，頁94-98。

註19：蔡浩祥，〈高效管理，專家：軍政軍令須分開〉，中時電子報，2015年10月29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29000888-260301>，檢索日期：2019年1月18日。

註20：Gurpreet S. Khurana著，劉宗翰譯，〈從戰略與作戰層次檢視中共海軍實力〉，《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1期，2018年2月，頁38。

註21：〈英才興軍：30年軍隊幹部隊伍和人才建設創新發展〉，人民網，2008年12月30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6/52964/8600891.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0日。

註22：同註20，頁38

註23：荊元宙，〈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體系重塑之意涵〉，從軍改後探討習近平軍事戰略轉型目標（論壇），《中共研究》，第52卷，第3期，2018年5月，頁110。

建議，希冀扭轉多年來軍區和軍種各自閉門造車的問題；新設軍訓部則在修正過往偏重陸軍的指參訓練方針，將海、空軍和二砲部隊的訓練教範與準則研發納入總參謀部的管轄，而除了負責類似教準部的任務外，還做為聯參教育訓練機構的指導單位，期望建立類似美軍的跨軍種聯合參謀機制<sup>24</sup>。

2012年習近平接任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後，即以制定政策方式來推動軍改，2013年第18屆「三中全會」首次將「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寫進全會決定<sup>25</sup>；隔年3月成立由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實質推進軍改。2015年除宣布裁軍30萬，並在工作會議上宣示軍改啟動，也是自鄧小平「裁軍百萬」之後，幅度最廣、規模最大的一次<sup>26</sup>。2016年5月中央軍委提出到2020年基本完成國防和軍隊改革目標，基本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建構能打贏資訊化戰爭的軍事力量<sup>27</sup>；「十九大」後，更將目標定調成三個階段：「確保到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

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與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sup>28</sup>

軍改基本上以「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十二個字為指導原則<sup>29</sup>，區分為「脖子以上」（主要聚焦改革高層領導指揮體系和「大腦」中樞機關）與「脖子以下」（中層和基層軍事單位）的改革<sup>30</sup>。

### 一、脖子以上的改革

中共以往雖然沒有專門的陸軍領導機構，而空軍、海軍及二砲部隊都設有領導機構（總部），但這並非意味著陸軍削弱，反而是大陸軍體制的產物，四大總部首長和七大軍區司令清一色都是陸軍，陸軍管理領導職能則由四大總部分別代行，七大軍區主要也是管理所轄陸軍部隊<sup>31</sup>。2015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陸軍領導機構（陸軍總部）、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大會；火箭軍前身為二砲部隊，此次由兵種升格為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戰略支援部隊則將電子資訊兵，電子網路部隊、航太兵以及軍事衛星納入統合，順應未來戰爭型態的需求<sup>32</sup>。2016年1月將四大總部改為十五個軍委

註24：S. Snake，〈強制外交後盾：中國軍事改革的過去與未來〉，《軍事家》，2018年6月，頁82-83。

註25：《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人民政府，2013年11月15日，[http://www.gov.cn/jrzq/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http://www.gov.cn/jrzq/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0日。

註26：王占璽等，〈共軍裁軍對中共「十九大」前社會穩定之影響〉，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7年8月，頁1。

註27：《中央軍委頒發「軍隊建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國國防部，2016年5月12日，[http://www.mod.gov.cn/big5/topnews/2016-05/12/content\\_4657071.htm](http://www.mod.gov.cn/big5/topnews/2016-05/12/content_4657071.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0日。

註2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2日。

註29：《中央軍委印發「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國國防部，2016年1月1日，[http://www.mod.gov.cn/auth/2016-01/01/content\\_4635557.htm](http://www.mod.gov.cn/auth/2016-01/01/content_4635557.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2日。

註30：〈習近平重組軍級單位，軍改看四大看點〉，《大紀元》，2017年4月21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21/n9060612.htm>，檢索日期：2019年1月25日。

註31：張五岳主編，《中國大陸研究》，第59卷，第3期，2016年9月，頁143。

註32：萬仁奎，〈火箭軍，中共成立第四軍種〉，中時電子報，2016年1月2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02000347-260108>，檢索日期：2019年1月28日。

表一：軍區與戰區之差異

區別	性質	劃分方式	體制編制	職能	任務	指揮體系	訓練
軍區	強調守勢	按行政區劃設，管轄省軍區。	陸軍為主體	戰與建雙重職能。	負責教育訓練、管理等任務。	受軍委和總部指揮。	以單一軍種訓練為主。
戰區	攻守合一	打破行政邊界，無管轄省軍區。	多軍種編成	以戰為主	負責聯合作戰指揮系統。	直接受軍委指揮，設有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以聯合作戰訓練為主。

資料來源：謝游麟，〈中共軍隊體制編制改革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2期，2016年12月，頁60-61。

直屬職能部門：一廳(軍委辦公廳)、六部(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軍委後勤保障部、軍委裝備發展部、軍委訓練管理部、軍委國防動員部)、三委(軍委紀委、軍委政法委、軍委科技委)、三辦(軍委戰略規劃辦公室、軍委改革和編制辦公室、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一署(軍委審計署)、一局(軍委機關事務管理總局)<sup>33</sup>。

2016年2月1日在北京舉行五大戰區(東、南、西、北和中部)成立大會，原七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蘭州和成都)是根據固定地域與固有障地進行防禦作戰，五大戰區則著重跨區、跨兵種垂直多向指揮與聯合作戰<sup>34</sup>。中共成立戰區明顯是效法美國模式，同時也包含俄羅斯因素。美國戰區的劃分突破了本土範圍，將全球除南極大陸外分為歐洲、非洲、中央、太平洋、南方和北方等六大戰區，但中共戰區劃分

僅限於本國領土，並未像美國一樣將戰區劃到海外<sup>35</sup>；在俄羅斯因素方面，2008年俄國為了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問題而與喬治亞發生戰爭，此一期間俄軍發現無法有效組織黑海艦隊跟陸、空軍部隊的戰場協同，加上聯合指揮效率不彰，因此在2010年將原六大軍區合併為西、東、南、中部四大軍區，雖然仍稱「軍區」，但「軍區」概念內涵已不同以往。中共改革後的每個軍區就是一個戰區，代表著一個戰略方向<sup>36</sup>。雖然從1980年代中期中共開始七大軍區體制運行逾30年，改為五大戰區雖然僅僅是一字之差，但兩者有著根本不同的屬性差異(如表一)。

2016年9月13日在北京舉行聯勤保障部隊成立大會，成為又一支獨立單設、直屬軍委領導的部隊，主要由武漢聯勤保障基地(聯勤部隊總部)以及無錫、桂林、西寧、瀋陽、鄭州五大聯勤保障中心組成(分布在五

註33：〈中央軍委機關改為十五個職能部門〉，人民網，2016年1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112/c70731-28039781.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8日。

註34：管淑平編譯，〈共軍改設五大戰區，轉型美國模式〉，《自由時報》，2016年2月2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55505>，檢索日期：2019年1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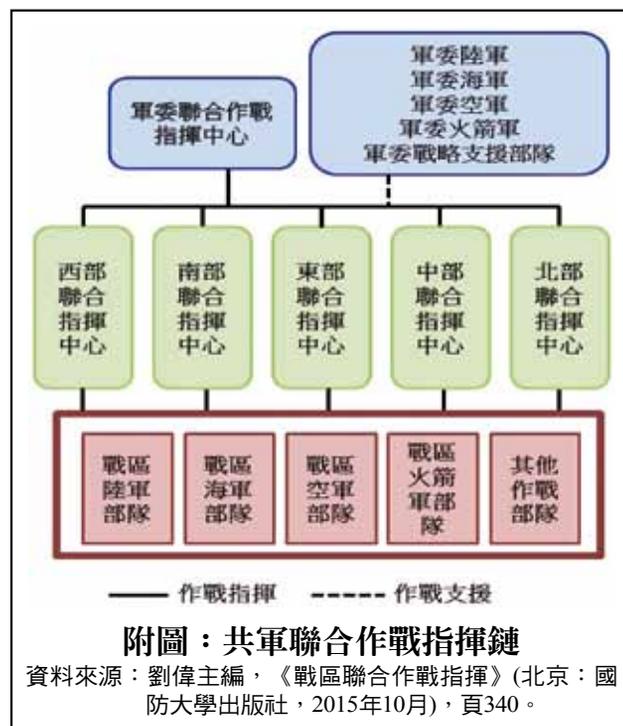
註35：韓旭東，〈軍區與戰區的不同〉，《環球人物雜誌》，2014年，第11期，頁37。

註36：〈詳解俄軍事改革：理順領導指揮體制，合併重組軍區〉，人民網，2015年10月5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5/1005/c1011-27664095.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31日。

大戰區)<sup>37</sup>。至此「4+2」的軍隊新架構形成(陸、海、空、火箭軍四大軍種及戰略支援、聯勤保障兩支專業部隊)，戰略支援部隊因為與四大軍種平級，因此也被認為是第五軍種，屬於正戰區級(原正大軍區級，編制上將)，聯勤保障部隊則是屬於正軍級(編制少將)<sup>38</sup>。此外，戰區內的陸、海、空、火箭軍種是由戰區司令來管轄，戰略支援部隊並無納入戰區的指揮之中，這意味著戰略支援部隊雖然是一個與陸、海、空、火箭軍同等級的軍種，但在指揮體系上依然會隨著任務屬性不同而有不同安排，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sup>39</sup>。

為了牢牢掌握共軍的指揮與管制，習近平在2016年4月20日首次以「軍委聯指總指揮」的身分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也讓此一機構公諸於世，軍委聯指中心分兩級，一個軍委層面，一個戰區層面，有分析指出軍委聯指中心為共軍聯戰的中樞大腦，組建以來一直嚴格保密、低調運行；且軍委聯指中心其實在幾年前就已經成立，當時隸屬於總參謀部，負責三軍聯合指揮，由總參作戰部代管。至於該中心成立之目的，主要是要讓共軍的指管能與現代軍事化模式接軌，也被外界認為是中共版本的C4ISR<sup>40</sup>。

共軍過去的指揮架構是以「中央軍委會



—四大總部—軍區/軍種總部—作戰部隊」的四層架構為主，在「脖子以上」的改革之後，則形成三級指揮鏈：「軍委聯指中心—戰區聯指中心—作戰部隊」<sup>41</sup>(指揮鏈，如附圖)。

中央軍委是統管一切軍事工作的最高機關，中央軍委主席是最高統帥，掌管對軍隊的指揮、建設、管理、監督具有最高領導權。以往體制下，軍令指揮主要由總參謀部負責，總參謀長經軍委副主席上報主席，在指揮鏈上並無法直接掌握<sup>42</sup>。軍改後，新設的

註37：〈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設武漢基地與五大中心〉，大公網，2016年9月14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6-09/3369730.html>，檢索日期：2019年2月2日。

註38：徐尚禮，〈解放軍形成4+2武裝力量新架構〉，中時電子報，2016年10月1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001003973-260417>，檢索日期：2019年2月2日。

註39：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15卷，第10期，2017年10月，頁105。

註40：張國威，〈習領新軍委班底，視察聯指中心〉，中時電子報，2017年11月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04000678-260301>；〈習近平新頭銜公布：軍委聯指總指揮〉，大紀元，2016年4月21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6/4/20/n7575573.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5日。

註41：劉偉主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頁340。

註42：陳煥森，《中共軍事改革與習近平鞏固軍權》(臺北：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16年12月)，頁27。

表二：五大戰區任務、管轄及兵力概況一覽表

戰區	任務方向	管轄範圍	主 要 兵 力	
東部戰區	應處釣魚臺列嶼在內的東海與臺灣問題。	駐地：南京。 轄區：江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及安徽等。	陸軍	第71、72、73集團軍。
			海軍	東海艦隊，陸戰隊第3、4旅。
			空軍	漳州、上海、福州指揮所。
			火箭軍	第61基地(駐地安徽黃山)。
			聯勤保障部隊	無錫聯勤保障中心。
南部戰區	應處南海、東南亞國家等問題。	駐地：廣州。 轄區：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雲南、貴州、香港、澳門等。	陸軍	第74、75集團軍。
			海軍	南海艦隊，陸戰隊第1、2旅，陸戰隊特種作戰旅
			空軍	南寧、昆明指揮所。
			火箭軍	第62基地(雲南昆明)、第63基地(湖南懷化)
			聯勤保障部隊	桂林聯勤保障中心。
西部戰區	應處「中」印邊界等南亞、中亞國家等問題。	駐地：成都。 轄區：新疆、西藏、四川、重慶、青海、甘肅、寧夏等。	陸軍	第76、77集團軍。
			空軍	拉薩、烏魯木齊、和田指揮所。
			火箭軍	第64基地(駐地青海西寧)。
			聯勤保障部隊	西寧聯勤保障中心。
北部戰區	應處朝鮮半島、俄羅斯、蒙古國等問題。	駐地：瀋陽。 轄區：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內蒙古等。	陸軍	第78、79、80集團軍。
			海軍	北海艦隊，海軍陸戰隊第5、6旅。
			空軍	長春、大連指揮所。
			火箭軍	第65基地(遼寧瀋陽)、第69基地(吉林靖宇，合同戰術訓練基地)。
			聯勤保障部隊	瀋陽聯勤保障中心。
中部戰區	衛戍首都北京的安全。	駐地：北京 轄區：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湖北等。	陸軍	第81、82、83集團軍。
			空軍	西安、大同、武漢指揮所。
			火箭軍	第66基地(河南洛陽)、第67基地(陝西寶雞)、第68基地(河南洛陽，工程指揮部)。
			聯勤保障部隊	武漢聯勤保障基地、鄭州聯勤保障中心。

資料來源：陳煥森，《中共軍事改革與習近平鞏固軍權》，頁25-26；應紹基，〈中共東部戰區火箭軍戰力強化之近況與原因〉，臺北論壇，2018年5月4日，頁2。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作戰局下轄軍委聯指中心，不僅成為共軍最高聯戰指揮中樞，軍委主席直接兼任總指揮，經由軍委聯指中心直接將軍令下達至五大戰區聯指中心，建立新軍令體系<sup>43</sup>。而軍委直接管轄的各軍種總部將具有作戰支援功能，各個戰區皆設有聯合作戰指揮單位，因此中央軍委會對於整體戰略局勢的管制能力會比過去更為強化，各戰

區雖然看似比過去軍區在軍政方面的權限降低，但在軍令部分的權限反而增加，戰區司令在作戰指揮上享有更大行動自由。

習近平首次著數位迷彩軍服，以總指揮身分進入軍委聯指中心，不外乎是對外宣示軍權集中，習更在視察期間發表講話，要求「努力建設絕對忠誠、善謀打仗、指揮高效、敢打必勝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要適

註43：同註42。

應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抓緊理順有關重大關係，健全完善聯合作戰指揮運行機制。」<sup>44</sup>習近平雖然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但實際上軍令指揮方式應該是：「委託指揮」，即視戰爭屬性賦權給三軍司令等，使其成為軍委聯指中心的軍令最高負責人，至於聯合參謀長只是軍委內屬於主席的作戰幕僚，類似於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並沒有軍事指揮權<sup>45</sup>。在軍政方面，習近平則是透過各軍總部向下指揮戰區及其部隊<sup>46</sup>，至於如何進行軍兵種的「一體化聯合作戰」，答案應該是陸、海、空軍司令與戰區司令相互協調，但後者是戰區聯指中心的真正負責人<sup>47</sup>。

## 二、脖子以下的改革

五大戰區成立後，共軍按「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分工機制，在戰區底下設置陸、海、空、火箭軍及武警機關，體制上歸軍種總部管轄，協助總部管理戰區內部隊，因為中國大陸幅員遼闊，軍隊規模龐大，不能

只依靠各軍種總部進行軍隊建設，故組建各戰區的陸、海、空軍機關確實有其必要性<sup>48</sup>（任務和管轄，如表二）。

共軍原七大軍區下轄50個軍級單位（包括集團軍和省軍區等），海、空軍、二砲下轄18個軍級單位，原四總部下轄有71個，合計達139個之多<sup>49</sup>。此次改革，將全軍調整為84個軍級單位<sup>50</sup>，習近平不僅接見組織調整後的軍級主官，接著在2017年4月27日由中央軍委會宣布將陸軍18個集團軍調整為13個<sup>51</sup>。

另有消息指出，兩個陸軍番號84和85集團軍沒有正式公開，84集團軍為駐新疆部隊，85集團軍為駐西藏部隊，為擔任地方常備任務的兩支集團軍。而新疆、西藏軍區為副戰區級（副大軍區級），地位與國防動員部相當，故改由位於北京的陸軍總部直轄，作戰仍由所屬戰區指揮<sup>52</sup>。

裁軍在2017至2019年三年內完成，總員額從230萬減至200萬，三軍比例大致為7：1

註44：〈習近平冠軍事新頭銜，迷彩服馬賽克引圍觀〉，BBC中文網，2016年4月2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4/160421\\_china\\_military\\_xi](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4/160421_china_military_xi)，檢索日期：2019年2月5日。

註45：〈平可夫看軍事改革〉，《漢和防務評論》，2018年1月號，頁60。

註46：同註45。

註47：同註45。

註48：蔡浩祥，〈五大戰區，組建陸海空軍機關〉，中時電子報，2016年2月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03000825-260301>，檢索日期：2019年1月31日。各戰區的軍種「機關」，其層級可視為「指揮部」，陸軍機關即陸軍指揮部；東部戰區陸軍機關駐福州市、海軍機關駐寧波市、空軍機關駐南京市；南部戰區陸軍機關駐南寧市、海軍機關駐湛江市、空軍機關駐廣州市；西部戰區陸軍機關駐蘭州市、空軍機關駐成都市；北部戰區陸軍機關駐濟南市、海軍機關駐青島市、空軍機關駐瀋陽市；中部戰區陸軍機關駐石家莊市、空軍機關駐北京市。

註49：歐錫富、黃宗鼎主編，《2018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12月，頁45。

註50：綜合各方資訊，應為陸軍15個（集團軍13、實驗基地2）、海軍10個（陸戰隊指揮部和北海、東海、南海航空兵指揮部3，海軍基地5、海軍實驗基地1）、空軍12個（基地10、空降軍及鼎新實驗訓練基地各1）、火箭軍9個（戰略飛彈基地7、訓練基地工程基地各1）；戰略支援部隊10個（軍事航天部隊7、網路和資訊戰部隊3）、省軍區共28個（除新疆、西藏和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包括上海、重慶、天津3個警備區）；另新疆、西藏兩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都屬副戰區級，不在此列。請參見，〈84個軍級單位是什麼？〉，明報加東網，2017年4月20日，[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l/News/20170420/tcabl\\_r.htm](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l/News/20170420/tcabl_r.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8日。

註51：〈以原18個集團軍為基礎，調整組建13個集團軍〉，中共國防部，2017年4月27日，[http://www.mod.gov.cn/big5/jzhzt/2017-04/27/content\\_4779413.htm](http://www.mod.gov.cn/big5/jzhzt/2017-04/27/content_4779413.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8日。

註52：新疆與西藏軍區的部隊編制，請參閱陸委會，《大陸情勢季報》，2018年10月，頁3-4。

：2，為取得平衡，陸軍由115萬減至91萬、海軍由23萬增至30萬、空軍維持40萬、火箭軍由12萬增至14萬、戰略支援部隊10萬。此外，文職人員則4萬增至20萬，官兵比例從目前的1：2.7降到1：3.5，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由正戰區級（正大軍區級，編階上將）降為副戰區級（副大軍區級，編階中將），同時還改革軍銜，將正師級的大校軍銜改為與英美軍制相同的准將<sup>53</sup>。

在指揮層級改變方面，集團軍的體系內，為縮減指揮層級，改變現有「集團軍—師—團—營」四級，成為「集團軍—旅—營」三級制，意在小型化、模組化，增強指揮機動性及戰力，此時旅、營成為基本作戰模組<sup>54</sup>。因此，要瞭解共軍聯合作戰發展進程，檢視合成旅、營的現況，將是一個好方法。

## 肆、共軍合成兵力的發展

共軍合成兵力發展有一定的歷史發展脈絡。隨著冷戰結束，中國大陸周邊爆發大規模陸地戰爭的可能性不高，而且周邊潛在的衝突點皆地小崎嶇、氣候複雜，因此陸軍部隊勢必得盡可能小型化、合成化、簡化指揮層級，當時可說是中共陸軍師改旅的動力所在<sup>55</sup>。然而，與其說是「師改旅」，還不如說是「師縮編成旅、團縮編成營」，因旅與

營的基本構成與觀念都未臻成熟，因此戰時只能透過臨時指揮中心來指揮其他兵種部隊，營級主官的地位相當困窘<sup>56</sup>。

2001年推動師改旅的過程中，當時的總參謀部為了滿足科技練兵與聯合作戰的要求，委外開發了一套「聯合作戰模擬系統」，藉以提升「陸、海、空、天、電」五位一體戰役級的聯合作戰模擬，後續更建置了「聯合訓練模擬系統」與「聯合防空模擬系統」，希冀透過這些系統以增強聯合作戰訓練能力，不過整體環境不如預期而窒礙難行<sup>57</sup>。

2003年時，共軍第一個合成營於瀋陽軍區組建，把傳統的步兵營改造為以步兵（包括裝步）為主，並配屬其他如後勤、運輸、工兵、防空、化學、通信、裝甲、電戰等多兵種的火力支援，成為一個基本作戰單元<sup>58</sup>。2008年7月，共軍營戰術演習將合成營做為分隊訓練課目，正式列入《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中，營指揮所中，情報偵察、指揮控制、火力協調、綜合保障等作戰指揮要素俱全，凸顯營將成為陸軍基礎戰術單位，獨立遂行作戰任務。翌年1月1日，共軍新的《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正式實施，不少主力作戰部隊已由師改旅，取消團級編制，旅直接下轄營，營級單位的獨立作戰能力開始變得重要<sup>59</sup>，並陸續在多個軍區與集團軍中透

註53：蔡樂，〈第二波軍改三大動作，2.6萬軍官將被清洗〉，《新紀元周刊》，第513期，2017年1月5日，<https://www.epochweekly.com/b5/513/17392.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10日。

註54：張國威，〈師、團改旅，減少指揮鏈戰力升級〉，中時電子報，2015年12月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05000882-260301>，檢索日期：2019年2月12日。

註55：殷杰，〈中國陸軍新編制管窺〉，《坦克裝甲車輛》，2017年，第11期，頁35。

註56：同註55。

註57：施澤淵，〈解析解放軍新型合成旅：新型合成旅的編制體制與作戰能力〉，《亞太防務》，2018年3月，頁11；李文伯，〈合成化戰場雛形建置運用之研究〉，《陸軍裝甲兵季刊》，第243期，2017年11月，頁89-90。

註58：陳津萍，〈解放軍「合成政工群」之研究〉，《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67期，2018年12月，頁53。

註59：同註58。

過實兵演習進行驗證；2014年以來陸軍開始大量組建「合成營」，甚至確立陸軍作戰部隊的主體將朝「軍—旅—營」三級制落實，且絕大多數改編為合成旅與合成營<sup>60</sup>。

### 一、陸軍地面部隊

中共陸軍的合成編制概況如後，各集團軍下轄12個旅，其中6個為合成旅(重型、中型、輕型各2)；另有特戰、陸航、砲兵、防空、工化、勤務支援旅等6個兵種旅<sup>61</sup>。合成旅下轄8個營(兵種與合成營各4)，兵種營包括砲兵、防空、偵察、勤務保障各1；合成營下轄8個連：裝步連3、裝甲突擊車/坦克(戰車)、火力、防空、偵察及支援保障連各1<sup>62</sup>。調整組建後的陸軍集團軍具有以下特色：

(一)有正規編制的陸航旅與特戰旅。

(二)為因應各戰區任務屬性，集團軍轄下的編制仍有變化空間。例如中共官媒消息說，習近平視察中部戰區陸軍某師並發表重要講話，顯見中部戰區仍保有師級編制<sup>63</sup>。

(三)調整組建海防旅。北、中、南部戰區由戰區陸軍機關(陸軍指揮部)的邊海防處負責領導，不再由沿海的省軍區負責，同樣採多兵種合成方式<sup>64</sup>。

(四)合成營增設參謀組。以往共軍營部

未設置作戰參謀，軍改後增設參謀組(1個參謀主任和4個參謀)協助營長指揮，同時營還可直接指揮陸軍航空兵，或是由旅內統一指揮，既增強旅指揮的靈活性，又發揮營級的作戰效能。陸航以往是由旅級以上單位統一調配使用，軍改後每個合成營內編制一名陸航引導員(陸航連長)，可直接召喚2架武裝直升機行動，由合成營營長統一指揮使用<sup>65</sup>。

(五)後勤整合。勤務保障營把各種保障力量全部整合在一起，只需要一名副營長就能完成戰場救濟的調度工作，除勤務保障營所轄的能量外，各合成營也編配相應的支援保障力量。平時，營屬裝備的一般故障可自行處置，或由勤務保障營協助解決；戰時，勤務保障營又可主動派出數個不同的伴隨保障組至各營實施伴隨支援<sup>66</sup>。

上述第四與第五點的作戰與後勤訓練都在「跨越-2017·朱日和」基地訓練中實施驗證，也是習近平軍改後首度讓共軍合成兵力驗證的一場演習。

### 二、其他軍兵種的調整組建

共軍為了達成聯合作戰之目標，其他軍兵種也在陸續進行改組。陸航部隊方面，中共中央軍委會曾在2005年時命令當時隸屬南

註60：揭仲，〈共軍陸軍合成營發展概況〉，蜂評網，2018年12月25日，<http://www.fengbau.com/?p=5770>，檢索日期：2019年2月12日。

註61：歐錫富，〈中國陸軍集團軍旅營改革〉，《國防情勢月報》，(臺北市：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9月7日)，第135期，頁25。

註62：同註61，頁25-26；另請參閱，陸委會，《大陸情勢季報》，2018年10月，頁2。

註63：〈習近平視察中部戰區陸軍某師〉，新華網，2018年1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1/04/c\\_1122211597.htm](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1/04/c_1122211597.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14日。

註64：揭仲，〈2017年中共軍事改革推動概況〉，《2018年中共年報》(新北市：中共研究雜誌社，2018年4月)，頁3-16~3-17。

註65：龍率真，〈共軍「合成營」發展，問題重重〉，《青年日報》，2017年11月25日，<https://www.ydn.com.tw/News/265696>，檢索日期：2019年2月16日。

註66：〈火藥味從未如此嗆人！陸新編制合成旅打出真正立體空防〉，ETtoday新聞雲，2017年9月16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916/1012002.htm>，檢索日期：2019年2月16日。

京軍區的第1集團軍摩步旅結合陸航團進行空騎轉型任務實驗；2016年東部戰區原第1集團軍摩步旅正式更名為「空騎快反旅」，依該集團軍所屬32架攻擊直升機、80架運輸直升機的能量預判，該空騎旅一次約可投入1,600人實施中型規模以上的空中突擊作戰，顯示未來各集團軍空騎旅若逐步組建完成，將對區域安全情勢帶來深遠影響<sup>67</sup>。

在空軍空降兵(傘兵)方面，第15空降軍在2018年已完成改組，軍改涉及解散3個空降師並把各師指揮部、支援部隊及空降團單位，重新編組為6個獨立的空降旅。重組後，空軍空降兵人數仍維持約3.5萬人，直接受空降兵軍指揮部指揮，並將獲得來自戰略支援旅、航空兵旅及特種作戰旅提供後勤、維修、工兵和通信的支援<sup>68</sup>。此外，中共現在擁有的運輸機(伊爾-76、運-8和運-7)，將可在24小時之內把3到4個空降旅運送到國境內的任何地方<sup>69</sup>。

海軍所屬航空兵部隊也從原本「艦隊一師一團一大隊」，調整為「艦隊一旅一大隊」<sup>70</sup>；而且調整組建重點在海軍陸戰隊，依美國國防部日前發布《2018年中共軍力報告》表示，預計2020年時，中共海軍陸戰隊規

模將增加到3萬多人，並編成7個旅，同時擴大任務範疇，目前已經在吉布地海外基地展開運作<sup>71</sup>。

### 三、未來挑戰

中共在合成部隊的調整組建下，也出現下列諸多問題尚待解決，恐將影響聯合作戰效能：

(一) 合成部隊需要多兵種專業指揮官與指參人才

合成營做為旅的基本作戰單位，營連指揮官必須迥異以往僅具單一職務與專業的現況，而必須具備多兵種知識與合成戰術素養，這些幹部能否具有從零開始的信心與勇氣，令人質疑<sup>72</sup>；另在指參人才培訓方面，儘管中共不遺餘力舉辦各式講習，並責成國防大學做為培育聯戰指揮人才的核心，除新增與聯合作戰密切相關的新興學科外，還透過與戰區和軍種部隊合作的「聯教聯訓」模式，加速培訓戰區和部隊聯戰指參人員<sup>73</sup>，然指揮幹部與指參人員的真正成效如何，將只有在實戰中才能證明。

(二) 軍旅職涯升遷不易

在軍改後，受改革調整與幹部超編影響，當前領導幹部升遷管道愈來愈窄，多少會

註67：鄒文豐，〈中共陸軍組建空騎旅對區域安全之影響〉，《青年日報》，2016年9月4日，<https://www.ydn.com.tw/News/122453>，檢索日期：2019年2月16日。

註68：〈解放軍空降兵師改旅，或成武統臺灣主戰力〉，東網，2018年5月28日，[https://hk.on.cc/cn/bkn/cnt/news/20180528/bkncn-20180528095706621-0528\\_05011\\_001.html](https://hk.on.cc/cn/bkn/cnt/news/20180528/bkncn-20180528095706621-0528_05011_001.html)，檢索日期：2019年2月18日。

註69：林永富，〈陸空降軍改組更靈活，意在武統〉，中時電子報，2018年5月3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530000106-260301>，檢索日期：2019年2月20日。

註70：同註64，頁3-18。

註71：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 p.28.

註72：王少峰，〈陸軍合成旅幹部隊伍建設現狀分析及對策思考〉，《政工學刊》(大連市)，2018年，第7期，2018年7月，頁41。

註73：揭仲，〈現階段中共戰區聯戰指揮機構之概況與任務〉，《青年日報》，2016年6月2日，<https://www.ydn.com.tw/News/90415?fontSize=S>，檢索日期：2019年2月26日。

造成官兵對未來發展感到擔心與憂慮<sup>74</sup>。

### (三) 軍人無法安心與軍眷無法安定問題

軍改後，大多數作戰部隊都完成駐地換防的任務；據統計，換防後的部隊已婚官兵幾乎都面臨分居兩地的生活狀態，再者相關的安家配套措施完全無法跟進，大多數官兵面臨家屬安置與子女入學的問題，影響官兵安心服役的決心<sup>75</sup>。

### (四) 裁軍30萬的人員安置問題

中共中央要求國有企業在招錄員工時，保證將百分之五的工作崗位提供給被裁減的退役軍人，以安置30萬被裁軍人，緩解裁軍造成的不穩定因素；但這一大批由軍轉企的人員，可能會惡化國企經營體制。因為當國企開始要以營利為導向，勢必會避免雇用那些沒有專業背景的人，然照辦的結果，必將損害國企的盈利能力和內部管理<sup>76</sup>。

### (五) 規章制度的通用性與指揮權責

中共各戰區雖已頒布為數頗多的準則和作業規定，但是否符合實際需求，尚需經過長時間的驗證與磨合，特別是這些規章制度，除了要符合各戰區的需求，還要能與中央軍委聯指中心，甚至其他戰區聯指中心協調溝通<sup>77</sup>。此外，中共雙首長制度由來已久，決策必須由指揮官和政委共同連署才能生效

，意即兩者權力和地位平等，這使戰區和戰區以下層級的聯合作戰由誰說算成為問題，這是個陳年、棘手老問題，並不會因為建立聯合作戰機制而消失<sup>78</sup>。

## 伍、結語

儘管中共對外宣稱仍遵循「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但在此次軍改的影響下，部隊轉型已凸顯軍事防禦的範圍將定義在「利益邊疆」，更何況共軍聯合參謀部作戰局也成立「海外行動處」來統籌海外軍事行動。因此，境外作戰能力與拒敵於境外將是各軍種未來的發展主軸<sup>79</sup>，而各軍兵種的組織仍會有小幅度調整，這將是後續觀察的重點。

根據習近平在「十九大」揭示的三階段強軍目標而言，合成旅、營組建後是否能順利運作，並發揮實質聯合作戰效能，將是共軍現代化的成敗關鍵；即使中共意在扁平化指揮層級，但如果不能克服或是改變戰區司令與軍委的雙重領導結構，則針對聯合作戰所做的軍改，恐怕也只是學到西方國家的皮毛而已。如果要預測未來共軍組織變革的發展狀況，參考美軍的編制來做預測，基本上應該是正確的方向。

總體而言，中共此次軍改除提升陸地的

註74：同註72。

註75：同註72，頁41-42。

註76：〈中國政府要求國有企業僱用軍改被裁軍人〉，自由亞洲電臺，2015年12月29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nu-12292015101542.html>，檢索日期：2019年2月26日。

註77：揭仲，〈現階段中共戰區聯戰指揮機構之概況與任務〉，《青年日報》，2016年6月2日，<https://www.ydn.com.tw/News/90415?fontSize=S>，檢索日期：2019年2月28日。

註78：丁樹範，〈個人權力與意志的結合：評習近平強軍戰略部署與成效〉，《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2期，2018年2月，頁5。

註79：楊太源，〈中共軍改後各軍種戰略發展可能之變化〉，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6年12月30日，<https://www.faps.org.tw/article-ap-2108-5819>，檢索日期：2019年2月26日。

「全域機動」能力外，同時也強化了海、空軍向外投射的能力，這部分也強化中共在處理兩岸關係時的硬實力。我國相關國安與戰略規劃、軍事計畫人員應將此一要素納入戰略想定，進而研擬出因應之道，才能有效捍衛臺海和平，為區域的安全穩定做出貢獻。儘管兩岸軍力持續失衡，但在國人不斷努力下，美國對臺重要武器軍售也進入關鍵階段

，未來所獲之裝備武器將可有效強化我國國防戰力，相信亦足以因應未來臺海的變局與挑戰。

作者簡介：

劉宗翰少校，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93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所碩士104年班；曾任排長，現服務於國防部政務辦公室編譯官、《國防譯粹月刊》主編。

## 老軍艦的故事

### 慶陽軍艦 DDG-909

慶陽軍艦原為美軍Fletcher級驅逐艦，編號DD-528，由舊金山伯利恆鋼鐵公司承造，1943年4月23日完工成軍，曾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越戰。民國60年9月接艦官兵編組赴美國，以現況交接方式接收本艦，同年10月6日於加州長堤舉行交接典禮，因慶祝她是我國第一艘自費購買的陽字型軍艦，故命名為「慶陽」軍艦編號DD-9(後改為DD-909)。

民國64年4月2日十時十分，該艦成功發射海軍第一枚防空飛彈，使海軍從此邁入了飛彈時代。75年5月至77年4月，持續完成雄風二型飛彈試射任務，成為兼具三度空間作戰的現代化戰艦。

慶陽軍艦在海軍服役28年餘，歷經20任艦長，擔負偵巡、外島運補護航、護漁及各項演訓等任務，於民國88年7月16日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